

1



置身于警察国家 生活将是怎样的呢 尤其是在纳粹德国政权及其支持者所控制的警察国家之内，所谓的生活将呈现怎样的形态呢？

一言以蔽之 在所谓的警察国家社会里面 没有一件东西是呈安定状态的。一个人是否能建立他的社会地位，

必须要看他是否能迎合暴力或者权力者。身处于警察国家之内 不管是高官富豪 还是走卒贩夫 皆以嫌疑者被看待。身份、举止言行等 被做为判断‘忠诚’或‘不忠诚’的准绳 清楚地记录在秘密档案里面。

例如 突如其来的‘宫廷革命’或者由于上层权力交替的结果 今日的审讯者 明日很可能变成囚犯。甚至连高高在上的领袖阶层的人 也是惶然无主 朝不保夕，不知谁将突然地销声匿迹 杳如黄鹤 而由大家所陌生的人物 鹊巢鸠占地掠夺他的地位？

对于一般人民来说 在警察国家生活虽然并未意味着丧失所有的人权 但却已相差无几。

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们无法免去三更半夜被横蛮地敲门 以及突然地被逮捕的恐怖。当一个人无端地‘消失’之时 绝大多数讯息杳然 亲戚朋友根本无法获知他的去处。为了本身及家族的安全 终日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的人民 逐渐地懂得奉承政府 献媚、阿谀等 时时刻刻地酷使着嗅觉神经。

他们尤其非常的细心 以免露出被认为在政治上有所嫌疑或有破坏意向的尾巴。尽管如此 他们往往到了最后还不知自己是否会被逮捕 同时也不知将在集中营尝到哪种苦楚的味道。

希特勒的恐怖统治

纳粹政权创立了前所未有的警察国家。这个政权是由前所未闻的邪恶统治者希特勒（1933年1月登上总理宝座，掌握德国政权）所缔造的。希特勒在此十多年之前，一直在小街陋巷过着他煽动家的生活。九年前曾于慕尼黑唆使武装叛乱而宣告失败，终于锒铛入狱。然而一朝得意登上总理的宝座之后，竟能在一转眼之间巩固了他的地位，仅仅经历了数月之间，即有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随心所欲地支配了德国。

虽然希特勒的恐怖政治前后只经历了十二年，但在这个期间之内，希特勒合并了与德国具有相同血统人民的国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但泽等地区），把德意志帝国的国境加以修正，大规模地扩张领土，把他的新生国家再度武装了起来，而且在六年之后又一次把德国卷入了战争。

在短暂的期间里，他占领了从北极圈到地中海沿岸，从莫斯科郊外、列宁格勒到法国西部海岸，以及北欧的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等广大的领土，而

自任其统治者。

到 1942 年为止，希特勒把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南斯拉夫、希腊、捷克、波兰，以及苏联的相当大部分的领土，牢牢地握于魔掌中，前后占领了四年之久。

但是好景不长，仅仅三易寒暑后，希特勒被迫屈身于只有数平方米的柏林废墟的地下室，做困兽之斗。1945 年 4 月，希特勒来不及看到自己支配的国家崩溃，而举枪自杀。

由于希特勒登上了世界史的舞台，无端牺牲了五千万人以上的男女老幼的生命。这些人在战场、集中轰炸、大屠杀、饥饿、灭绝计划，或者在集中营、监狱、刑房等的虐待之下，含冤莫白地死亡。

在人类历史之中，能匹敌希特勒留存下来的残暴记录，可以说绝无仅有。他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组织了冷酷残暴的警察国家。德国军队（国防军）及一般警察的主力背后——虽然不很明显——有着 SS 党卫队 及其伙伴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的力量操纵着。

在为希特勒的政权鞠躬尽瘁的德国军队里，所谓的“合法的”全面战争，实际上包括有恐怖的犯罪行为。而且以希特勒的名义，这些特别的秘密军队，不止一次地落下违反人道的罪名。

党卫队的总头目希姆莱

SS(党卫队)的发迹之初,是以少数人保护纳粹集会的演说者,行使保镖的职责为目的。尔后,海因里希·希姆莱摇身一变成为党卫队的监护人,掌握了无法估计的权力。

希姆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凭借着他在幕后酝酿的阴谋,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纳粹的上层组织。

纳粹党其他的人物,尤其是像戈培尔及戈林等辈,崭露头角不久之后,即逐渐地显示出“江郎才尽”的倾向,而希姆莱则依靠着党卫队的法力,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由于党卫队的支持,希姆莱在所有的元首亲信之中,成了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一员。

与其他大多数人迥然不同的是,希姆莱丝毫不受禁欲主义的影响。他深信着自己——换句话说,他正确地知道,什么是北欧“亚利安”人种的优越性,要确立哪种德国支配下的帝国世界制度,以及确立哪种支配民族的所谓规则。

就是因为如此,希特勒最后把机密作战的“最后解

决”的任务，委托给了希姆莱以及若干的党卫队队员。所谓的“最后解决”，是灭绝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那也是纳粹从战争中期到后期所犯的深不可赦的大举屠杀之罪。

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他们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以及把约同样多数的斯拉夫人、吉普赛人，以及加上“莫须有”反叛罪名的人们等，大量逐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指挥实施这个“人种屠杀计划的是党卫队，特别是希姆莱的副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因从事于这种荼毒生灵的血腥使命，党卫队在纳粹权力争夺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到战争爆发之前为止，在德国大众的心目中，他们那种镶银边的黑色制服，一直闪耀着某种特定的光辉，他们确信德国人的血统整整两个世纪未被混淆，所以非常纯净，一直夸耀他们人种“纯洁”的光荣。

律师、教士、知识分子不必说，甚至连官僚阶层的有身份的人，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一心一意想获得党卫队领导机关的赏识，因此颇以党卫队名誉领袖的地位，以及能穿用世间通用的党卫队制服为无上的光荣。他们大模大样地，同时也不忘怀带着充满了计谋的幽默，参加假招见的“亚利安”式的仪式，或者列席于民俗传统的祭典。这些仪式原本是希姆莱为自己招集的“圆桌骑士”们所订立的。

与党卫队合并的秘密警察

一旦纳粹掌握了政权之后，党卫队立刻获得了以上所述，甚至更多的处罚权限以及生杀大权。而且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与 SS（党卫队）紧密相联而为非做歹的盖世太保。所谓盖世太保，他们在外表上与平常的警察毫无两样，他们负有维持德国（以后扩大到德国占领各国）政治上安宁的特殊任务。

午夜中驰骋的汽车，突如其来地在某一家门前刹车，把睡眠朦胧但已吓呆的男人，从妻子的手中抢走。他们或利用中世纪的拷问器具，或甚至用空手，实施他们的看家本领——残忍的讯问。他们深知人们所能忍耐的最大极限，以及把自己所急欲知道的证据如何有效地逼了出来。

比起党卫队来，盖世太保更能巧妙地使用恐怖统治所必须的花招（这是推动警察国家所不可少缺的）。此种花招能够给被追踪的人、被掠夺的人以及被处罚的人，带来相当的心理效果。至于使人陷入疑问丛生之境，那又是一种别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使人们在长达几年之间，无法获知日夜之间将发生什么事，则无论多活跃的

反抗力量亦将逐渐的削弱下去。

在这样的独裁权力的背后，象网眼一样被扩大的行政机关，在一般德国人不知不觉间大肆地增加。公众所能看到的只是对外宣布的政策而已，政令、法律、规则等很少被公开发表出来。这么一来的结局是：国民被羁绊得丝毫不能动弹。然而，在舞台的背后，在机关或党的办公室里，官僚们却不断地筹划阴谋。这些人皆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他们巧妙地把人民的自由及抗议权的漏洞，无情地堵塞殆尽。

一般来说，德国的大众皆能以宿命及看破的心情，顺从地接受这样一个独裁统治。虽然他们深知这将逐渐变为既成的事实，但如果想抵抗的话，未免带有太大的危险性了。

这个事实，不久即成了德国及其占领区的一般状况。从 1933 年开始，到希特勒最后败北、国民生活完全地被解放为止，约三分之二的欧洲都成了这种组织的专制政治的对象。这样的悲剧是如何引起的呢？策划推动的人又是谁呢？

2

二

执掌党卫队大权的希姆莱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 1900 年 10 月 7 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 2 号的三楼。枢密顾问希姆莱的王室学生、巴伐利亚王国维特尔斯巴赫的海因里希亲王有意做孩子的教父，老师的儿子就从亲王取名。名字和教父约束着孩子从小就遵守忠于国王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

学生时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父母的权威 或者甚至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过怀疑。父亲教导他懂得他的列祖列宗都是善良的人 并奠定了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基础。

这个男孩很早就学会了对自己所处环境表示应有的尊敬。甚至在他那干干净净的学生日记本上 也可看到一条处世的警句 毋忘用完整的头衔尊称日记中出现的人物。

但是 谁认一位亲王作教父 谁就必须当军官。这里有一点是了解希姆莱本性的关键 他一直梦想指挥百战百胜的军队 但却未能完全实现童年时的这一梦想。这个教书先生的儿子视力不好 最初想进帝国海军 可是舰队不收戴眼镜的人。于是他决定参加陆军。

这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上前线打仗。父亲只好央求自己在宫廷中的朋友们 让儿子提前加入军队。希姆莱于1917 年底加入巴伐利亚第十一步兵团“森林团”。然而行伍生涯还未开始 就已宣告结束。

纳粹的忠实信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一败涂地。战争结束之

后，希姆莱断了成为威赫军人的念头，转向农业的学术方面。不过，他却毫不考虑就加入了新形成的纳粹党。这是因为纳粹党的宗旨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皆是提倡右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1923 年希姆莱毅然地入了党。那时拍摄的照片如今依然存在，希姆莱以威严的姿势站立着，他手中紧握着希特勒在慕尼黑兴兵作乱时的旗帜。由于在慕尼黑唆使叛乱的结果，这个未来的第三帝国元首被幽禁于兰茨贝格城堡达十个月之久。换句话说，年轻的希姆莱所持的旗帜的主人，铛铛地入狱受刑了。

由于民族运动者和纳粹分子之间争吵不休，身系圈套的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的追随者同反对者之间勾心斗角，使这个性格软弱的人茫然无所适从。他站在右倾激进主义集团中，翘首后望有个偶像来重新激发自己，施展从小学会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愿意听命于人，但不知这个主子在何处。他决心坚定信仰，但却看不到有理想。他渴望在历史上崭露头角。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为殉难者，并写道：

纵使你身中弹，
也要坚持战斗。
你虽自认失利，
旗帜依然存在。
等你长眠地下，
擎旗仍有后来人。
你所憧憬的幸福，
他们将为之继续奋斗。

可是旗帜在何处呢？值得杀身成仁的神圣事业又在何方呢？希姆莱十分清楚，他是不能靠单枪匹马赢得幸福的，他生来就不是意志坚强的人。有害的疑虑一再挫伤了他的自负心，他始终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相信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对自己的真实看法。

他感到自己缺乏大庭广众面前应有的泰然自若，话说得太多，爱讲笨拙的笑话。希姆莱说：“人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动物。”我是一个空谈家和饶舌者，优柔寡断，我将一事无成。他在 1922 年 1 月 29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逗人取乐、好管闲事的小伙子：‘海尼会把事情做好的。’’他对此深有自知之明。

他对自己的事业完全失去信心，以致认真地考虑过要离开德国。他学俄语，打算去东部找个地方定居务农，有时他感到自己的未来前途是在土耳其或秘鲁——1919 年至 1924 年期间，希姆莱在日记中十四次提到出国侨居

的计划。后来，这个犹疑不决和惯于迷信的人断定自己的运气不好，以至于想回家务农算了。

直到踏进了一个今后能取代他心目中上帝的人的圈子以后，他才逐渐克服了他那种自我折磨的疑虑。1924 年 12 月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兰茨堡要塞监狱，随即着手重建已被禁止和陷于分裂的纳粹党。希特勒在不到一年间，就消除了使希姆莱在民族运动分子中茫然若失的状况。1925 年 2 月 27 日，希特勒将巴伐利亚民族运动分子和纳粹分子中的骨干纳入由他领导的新的纳粹党，两个月后建立了党卫队，并挫败了自己营垒中的所有竞争者，直到他在 1926 年年底能够最终建立起冲锋队作为党自己的军队。

希姆莱凭着择主而侍的本能，觉察到自己已找到了崇拜的偶像。1925 年 8 月，他领到了新建的纳粹党党证，不久当上了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秘书，在兰次胡特圣马丁斯教堂附近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办公。负责下巴伐利亚党的宣传工作的施特拉塞，把有些工作委托给助手。希姆莱跟最偏僻地区的纳粹党地方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时不久，他便称自己是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地区的常务负责人了。

人们纷纷揣测，希姆莱象莱茵区人戈培尔一样，在思想上投靠了希特勒的对手施特拉塞。实际上，希姆莱始终认为自己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来不是施特拉塞的侍从。当他的上司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北

德的对立面时，希姆莱就进一步靠拢了希特勒。他称希特勒具有“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慧”；他和希特勒直接交往时，总是不能克制自己的畏缩情绪。

还在兰次胡特施特拉塞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领袖怀有一种青少年学生似的敬畏心情。希姆莱的朋友汉斯·艾哈德对英国作家威利·弗里肖尔说，希姆莱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希特勒的照片，他经常同照片上的希特勒低声交谈。即使是和希特勒通电话，他也要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后来在战争期间，保健医生费利克斯·克尔斯滕有次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电话，希姆莱感到十分幸福，几乎不能自己：“克尔斯滕先生，你知道你刚才是同谁讲话吗？您听到了元首的声音。你多么幸福！赶快写信告诉您的夫人！您能得到这么一次十分难得的佳遇，她会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他觉得在希特勒身边经历过的“斗争时期”是自己毕生事业中最伟大的时刻。“那是一个美好的时期，”直到1945年他还满怀激情地这样说。“我们这些运动的成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并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着我们，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这些年一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几年。”

希特勒被释放之后，于1925年，再度开始获得权力的活动。由于以往的惨痛经验，他学乖了，再也不敢遵循不法的手段，决心以合法的手段，开拓他的将来。换句话说，他将通过艰难的竞选，尽可能地想在德国国会及州议

会获得多数的议席。

纳粹党的驻外机关已经职业化了，他们开始招揽具有能力的人。把党的纲领巧妙地加以演说、以党的发言人扬名远近的、脑筋敏锐的青年煽动者——约瑟夫·戈培尔被派遣征服柏林。当时的柏林被称为“赤色的城市”，这是因为该城屡次拥有强有力的左翼运动的缘故。

戈培尔个儿矮小，拐着一条腿，长有一条三寸不烂之舌，仗着他的权力，对人傲慢到极点，但他却在柏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久后成了党的宣传部长，在以后的数年之间，又屡次在多次的选举中获胜。

这样，纳粹党于 1928 年的共和国国会获得了十二席。议员之中包括：戈培尔、戈林等多人。

摇身一变成党卫队全国领袖

希特勒没有亏待希姆莱，他在党的特权阶层中的地位步步高升：1925 年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上法耳次区副领袖，1926 年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施瓦本区副领袖，同年任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1927 年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短短几年，一个犹豫不定和无所适从的大学生，

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以独具一格的组织才能为希特勒所赏识。然而希姆莱并不满足于搞组织工作，他想成为周围环境的教育者和导师，要引导党和人民探索生活的真正源泉。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民之邦的下巴伐利亚，因此变成了一个癫狂而滑稽可笑的血统哲学和土地哲学门徒。从具有思考能力起，他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就认为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希姆莱感慨地说，“乃是德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的最强大的后盾。”后来他又说，“从家世、血统和气质来说，他是农民。”他想象中的伟大人物全是农民的儿子，他所敬爱的英雄萨克森国王和征服斯拉夫人的亨利一世即捕鸟者（876—936 年）他也称之为“他的民族的高贵农民”。

1928 年希姆莱与比自己大八岁的女友结婚了。开始之际，他俩在慕尼黑郊外的乡村购置了一处小小的农场，但随着党卫队的工作增多，他再也顾不得农场的工作了。终于在 1929 年，他仅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支配了党卫队全体。他荣获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伟大称号，一直到自杀为止，仍固守着他的地位。

在那个时期，所谓的党卫队的特殊任务仍是属于小规模。附属于 SA 冲锋队在希姆莱指挥下的队员仅有两千名。希姆莱很有办事的才干，做事慎重，性格执着不移，很热情地干着行政上的事务。

希姆莱的视力不好，胃肠又不良，身体纤细而病弱，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富于行动力的男人。然而，他也不像戈培尔那样，堪称书卷气浓厚的人。更明白一点地说，他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官僚而已。但他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一贯的忠诚之心，热情的国家主义，本身所属人种的夸耀，以及面临困难的工作之时，能够不惜一切地为工作牺牲等，借此不断地往上爬。这种精力是极为罕见的。

纳粹党的领袖们

一直到 1930 年为止，希特勒的尊号并未被列入著名人物的名单之内。他并非风采翩翩、站立在演讲坛上能引人注目的人，但他却是工于心计、深谋远虑的人。

好不容易熬到了 1930 年初，希特勒开始在重要人物中崭露头角。此时著名的演说者首推希姆莱昔日的雇主施特拉塞。他是纳粹早期领袖中最有名的一位。

施特拉塞当时身负纳粹党北部大区领袖之职，然而，与其说他是右翼分子，不如说是社会主义者较为恰当一些。有朝一日他会借着党的全国指导权，与希特勒互争雌